

铁血

将军刘永福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陈安信 诸葛平文 冯成略 著

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铁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将军
刘永福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陈安信 诸葛平文 冯成略 著

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铁是坚韧不拔的意志 血是激昂澎湃的理想



责任编辑	龙炜君	
封面设计	袁剑锋	李法明
版式设计	尉红民	
责任校对	于小红	
责任印制	张志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虎:铁血将军刘永福 / 陈安信等著.——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7

ISBN 7-5035-3528-8

I.虎... II.陈... III.刘永福-传记 IV.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3512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010) 62805800(办公室) (010) 62805816(发行部)

邮编:100091 网址: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科星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装订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A4 印张:20.625

字数:22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38.00 元

引 子

“哗啦！”浪打船舷，海船剧烈的颠簸起来，惊醒了沉思中的刘永福。

“父帅，外面风大，进舱吧。”刘成良走到他身后，替父亲披上了一件袍子。

刘永福双手扶在船舷上，仰天长叹——放眼望去，湛蓝的大海尽头，依稀可见台湾那崎岖的身影。

海风劲吹，那一点最后的陆地轮廓也消失在了海的尽头。

“内地诸公误我，我误台民啊！台湾，终有一天，你还会回来的！”刘永福长泪潸然，朝大海那头投去了最后一瞥……

刘永福文化项目简介

刘永福文化项目是由北京西门文化发展公司与杭州中新视讯传媒公司联合发起并主创策划的一项系列文化项目。该项目力图在挖掘、整理清代民族英雄刘永福英雄事迹的基础上,通过文学和影视创作再现刘永福英勇不屈抗击外来侵略者的铁血男儿的英雄形象,弘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和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通过文化的传承,以激励人们积极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事业中来。

刘永福文化项目工作的第一阶段共有三个内容,即创作出版一本人物传记小说《虎——铁血将军刘永福》,在此基础上改编拍摄一部 30 集的电视剧和一部电影。

该文化项目的策划与运作,得到了刘永福的家乡即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市政府文化项目工作组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史料和线索,使得项目得以迅速而又顺利地展开。

我们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精心打造,刘永福文化项目一定能够成为新时代振奋精神、激励斗志的文化精品,能够有力地推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能够促进地方文化产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刘永福文化项目工作组成员

总顾问:程万琦

顾问:刘延申 万有信

组长:冯成略

副组长:陈安信 诸葛平文 贺岁华

成员:周文 王君 方俞 肖艺 钱茹飞 于晓英

目 录

CONTENTS

引子 1

上 卷

第壹章 芒街小道 刘永福返乡遇险 3

阿虎第一个窜到了北岸,紧接着是刘永福的战马。刘永福没有继续往前走,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这位离家多年的黑旗军大帅翻身下马,一步步走到桥头的界碑前,撩起袍子,单膝跪倒,深深一拜。

“哗啦!”所有的黑旗军战士齐齐跪倒,朝大清国界碑轰然一拜。

界碑前,刘永福眼中浊泪滚滚,十五年了,我刘二,终于回家了!

第贰章 请缨入越 天涯南北存豪气 16

唐景崧与胡传同年,如果说胡传用他的慷慨豪迈打动了张佩纶,那么唐景崧带给张佩纶的则是另一种截然相反的感受。会谈的地点仍在张佩纶的书房,唐景崧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一卷穷百日心力慷慨挥就的《请缨书》轻轻摆在了张佩纶案头……

第叁章 山雨欲来 谋河内众说纷纭 29

如果说整个北越是一盘大棋,那么李维业袭取河内不过是对弈双方在运筹布局中突生的一个变招,清廷、越南、法国,各方势力针对这个变招而来的后手尚未全部亮出,处于夹缝中的黑旗军又岂可轻举妄动?一旦三方角力陷入僵局,黑旗军将成为打破平衡、左右局势的关键!

第肆章 丹凤遇刺 唐景崧初入北圻 41

茶已凉,唐景崧浑然不觉,依旧端起杯子,一饮而尽,道:“山西之要,只在八字——以战为守,诱而击之!”

“以战为守,诱而击之!”刘永福默念一遍,猛然起身,朝唐景崧深深一躬。

夜已深,唐景崧走到窗前,打了个哈欠;抬头远望,乌云散去,北圻的月,分外明朗……

目

录





第五章 挥师河内 黑旗霍霍显锋芒 54

黄佐炎难掩心下激动，一个劲的在原地打圈，连连道：“唐景崧、刘永福，一文一武，珠联璧合！黑旗军一动，不管能不能打下河内，法国人必定派兵来援；法军援兵一到，要对付的就不只是黑旗军，而是整个北圻，如此一来，就算北宁清军不愿开战，也由不得他袖手旁观！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要让大清国卷进这场战争里，北圻便有转机，我越南便有转机啊，哈哈……”

第六章 黑虎神威 战纸桥贼酋梟首 67

“虎，留活的！”刘成良的喊声晚了一步，阿虎近乎本能的将它那四枚尖利的虎牙扎进李维业的脖子里，后腿一蹬，“虎尾”一挺，一股浓烈的血腥气顿时弥漫开来。

李维业被梟首，断颈处鲜血喷涌。阿虎翘着“虎尾”，叼着那血淋淋的战利品，猛一抖周身漂亮的黑毛，窜到了不远处的一块土丘上，状若天神。

……

第七章 未雨绸缪 红河畔烽烟再起 80

站在刘永福的立场，不论是为了越南还是为了大清，黑旗军抗法有一个最起码的前提——保存黑旗军。刘永福不愿为了一个没什么指望的越南去战斗，更不会为了所谓的“大义”去给大清卖命，三千黑旗军要是拼光了，在越南和大清眼里，他刘永福便失去了利用的价值，之前所有的一切都成了空谈。

第八章 代越为王 献奇策唐刘生隙 94

唐景崧走近一步，牢牢盯着刘永福的双眼，沉声道：“上策乃非常之举，自当因时而变；越南虽降，强敌犹在，为黑旗军计，为大清计，渊亭当可代越为王！”

“代越为王？！”刘永福抬起头，死死盯着唐景崧，震惊良久。

第九章 疾风劲草 山西城暗流涌动 108

黄守忠偷偷瞧了唐景崧一眼，这位气宇轩昂的中年文士正远眺江上，全身上下无不透出一一种令人油然折服的儒雅潇洒之气。唐景崧代表的可是大清朝廷啊，如果黑旗军在山西一战中全军覆没，自己的出路，是否就在他身上呢？想到这儿，

黄守忠当即退开半步，肃然拱手道：“守忠定然力谏大帅死守山西，若不然，守忠愿提本部人马与城偕亡！”

第拾章 兵行险着 战山西雄风猎猎 120

月当空，黑暗中的刘永福感到了无比的孤独。在保胜时，一切都是那么简单——让黑旗军立足，让法国人滚蛋，可到了山西，黑旗军的存亡立场便牵扯到了多方利益，越南、大清，忠臣、自立，是战、是退，军心、补给，所有问题都堆积在一起，沉甸甸的压在了他那本就有些佝偻的背脊上……

第拾壹章 红泪如歌 据危城黑旗喋血 133

阮秀珠从容坐下，脸上带着一缕淡淡的哀伤，道：“父王死了，越南国也亡了，朝代可以更替，却不能让人忘记。几十年来我们越南人活得憋气，别说大清国，就连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记得中国有位先人说过——国强则走，国难则留。……姐姐只希望让越南的后人们知道，曾经也有一位公主，愿意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故土而献出生命。虽然这么做很傻，也很虚荣，可人这一辈子，只要做一件自己觉得值得、并且能够做到的事就够了，你明白吗？”

第拾贰章 二虎逞威 啸狼烟决战南疆 148

刘成良点点头，两名黑旗军战士走上前，将阿虎沉重的身子抬上了干柴堆。那位认出阿虎带有藏獒血统的云游僧人曾对刘永福说，藏獒是雪山神的孩子，阿虎身体里流淌着神的血液，如果它死了，不可土葬，一定要把它的身体安放在高处，头向西，然后用火将它的身体焚烧，这样，才能让它纯洁的灵魂得以重归雪山神的怀抱……

目

录





下卷

第拾叁章 侠骨仁心 黄飞鸿巧施妙手 169

如果说命运是由很多个巧合在不经意间串联而成,那么换一个角度,这些巧合也是一种必然。刘永福和黄飞鸿,年纪相差近二十岁,却因一件不起眼的小事而相识,有如多年老友般相交、相知,刘永福粗豪而不失深沉、黄飞鸿内敛而不失慷慨的气度胸襟都令对方甚为折服,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第拾肆章 三招之约 无影脚初破倭刀 181

黄飞鸿的每一句话,都如钢锥般凿在他心头:来中国之前,他就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踏上一条不归路,可在满腔热血的激励下,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登上了远洋的海船;他效忠的是自己的国家和伟大的天皇,虽然他的上司也曾很清楚地说过他们在必要的时候需要为大日本承担责任,但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有理想有抱负的男人,他从心底里感到不甘,责任,为什么不是由那些高高在上的贵族们来承担?人的命,天生就有贵贱吗?

“你们日本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既自卑又自尊,不肯屈居人下,偏又像狗一样在人前卑躬屈膝;一旦有机会,又会像野兽一样发泄,完了又是自卑与无奈……”

第拾伍章 八方风雨 国耻惊雷震台海 194

方有财伸出大手,却在离他肩膀一寸处停下——安慰有何用?要哭就哭吧,偌大一个中国,却无力保护一方行省,一方百姓,忍气吞声的割地求和,难道不该哭吗?我方有财已是知天命的年纪,三十年风雨沉浮早已看透世事无常,再难挤出一滴眼泪;可丘逢甲不同,他还年轻,年轻人就该敢哭敢怒敢于逆天而争!割让台湾只不过是一颗石子,这颗石子究竟能引起多大的波澜谁都不能预料,绝境,未必就是死地!

第拾陆章 臣心何在 山河梦碎尽飘摇 206

“日本人打来了，我唐景崧这辈子还剩下什么？”唐景崧喃喃自问——抗法，洋务，到头来北洋舰队还不是全军覆没；救亡图存，在日本人强大的攻势面前，一切努力都成了徒劳；官职、名望，想要的都有了，可我唐景崧还是一无所有；理想、希望，一个人看不到前路在何方，他又能做些什么……

第拾柒章 网开诱敌 新苗军险中求胜 218

徐骧抛出了他那大胆的计划：集中新竹义军在大湖口全力阻击日军，却让出往新竹城去的铁路线——如果日军继续强攻大湖口山区，他们的伤亡将会进一步增大；如果日军在一时难以攻下大湖口山区的情况下发现义军“故意”留出的缺口，很可能会沿铁路线南下直扑新竹城，不管留守的两营清军能否坚守，南下的日军主力势必会源源不断的往新竹城集中，此时义军主力都在城外，完全有可能从四面将新竹城团团围住，布下一个大大的口袋，全歼这次南犯新竹的日军！

第拾捌章 雄旗飘展 举义帜力战新竹 230

景虎叹了口气，缓缓道：“日本是个等级极为森严的国家，平民在贵族面前就是一条狗，即便是像我这样出身武士世家的人，也很难在贵族的压迫下争取到应得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会不安于现状，你是，我也是，所以我来到中国。人，都是在为自己的理想活着……”

第拾玖章 保我家园 洒热血壮士断魂 242

“新楚军是你的兵……”李维义的话重重砸在杨载云心头，是啊，这儿士兵都是我的兵，都是我从乡野和山里带出来的台中子弟兵，这里是他们的家，他们是自己的兄弟，新楚军决不能这样窝囊的溃败，新楚军一定要为自己的家而战！

“新楚军将士们，我杨载云回来了，杀！”震天的怒吼穿破雨幕阵阵回响在大营上空，杨载云的名字有如雷击，一下子惊醒了正在溃逃中的新楚军战士们！

第贰拾章 大义昭昭 挽狂澜各施其谋 254

方有财将茶壶往桌子中央一摆，道：“这是台湾。”又在茶壶左右两边各摆了两只杯子，翻转扣下，道，“福州，广州，统统被朝廷把持着，出不了货。”接着又取来两只杯子摆在它们外侧，道，“钦州，上海，我们的机会来了……”

目

录





第贰拾壹章 千里援台 众心齐罡风浩荡 266

海风吹,大小船开始交接,岸上的老兵们一个个雕塑般伫立着——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为黑旗军出力,也是他们唯一能帮大帅的方式;高高飘扬的七星黑旗就像一棵大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撒下顽强不屈的种子;不论何时何地,黑旗不倒,罡风永存!

第贰拾贰章 怒海惊涛 黑旗军血战彰化 279

不论是由黑旗军镇守的八卦山正面还是由新苗军镇守的侧翼,日军每前进一步,都会以巨大的伤亡为代价;前线的每一位日本军官,上至大佐下至小队长,无不感到这是他们在中国作战以来所遇到的最顽强的一支军队——尽管日军上下都拒绝把他们当成中国的正规军,可正如桦山资纪曾经提醒北白川能久的那样,中国人抵抗的力量,往往蕴藏在乡野民间。

第贰拾叁章 战云密布 求图存壮心不已 292

习武,是为了在身体上自强;战争,才能从精神上让国人激愤——黑旗军要用每一场血战告诉天下人,中国人可以为守卫自己的土地拼尽最后一滴血,中国人决不像他的朝廷那样软弱可欺,中国人要让每一个胆敢进犯我华夏疆土的敌人付出血的代价!

第贰拾肆章 江山如画 长歌一曲振悲风 3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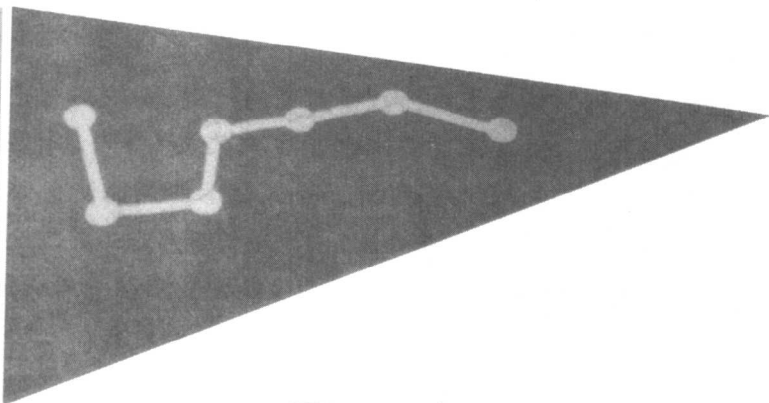
帅台上,胡传呆呆地看着这一幕,百感交集:黄守忠回来了,最后的决战已不可避免,自己还能做什么呢?在台湾风餐露宿奔走三年,终究还是逃脱不了离别的命运。这一刻,他想起了年轻的妻子,想起了尚未谋面的儿子胡适——这小子也有三岁了,不知道会不会喊爹……

尾 声 317

虎

铁血将军刘永福

上 卷



芒街小道 刘永福返乡遇险

阿虎第一个窜到了北岸，紧接着是刘永福的战马。刘永福没有继续往前走，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这位离家多年的黑旗军大帅翻身下马，一步步走到桥头的界碑前，撩起袍子，单膝跪倒，深深一拜。

“哗啦”！所有的黑旗军战士齐齐跪倒，朝大清国界碑轰然一拜。界碑前，刘永福眼中浊泪滚滚，十五年了，我刘二，终于回家了！

小雨沥沥，一支长长的骡队缓缓前行在狭长的林间小道上。十辆骡车首尾相连，二百名精壮随行护卫，在常人眼中，这便是一支地地道道的武装走私队伍。

“沙沙沙！”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四下的静谧。走在骡队最前方的大黑狗像是觉察到了异样，昂起硕大的头颅，鼻孔微张，大嘴一咧，白牙森森，两只尖耳霍然竖起，却没发出半点声响。

“唰！”人影闪处，一位眉宇英挺、黝黑健硕的年轻男子十分敏捷地来到刘永福身前。





“父帅，西南五里外，一骑尾随，正朝此地来，怕是北圻的探子。”年轻汉子姓刘名成良，乃是刘永福的义子，虽然年轻，却与黄守忠、杨著恩、吴凤典三人并称“黑旗四虎将”。

骡队没有因为这个消息而放慢前进的速度，不论对刘永福父子还是整个黑旗军而言，这都是一次非比寻常的旅程：入越十五年，刘永福和他的黑旗军从一支四处流窜、寄人篱下的流民队伍逐渐发展壮大成越南境内最强悍的武装力量，八年前阵斩安邨，更是让黑旗军一跃成为越南抗法的中坚。然而胜利并没能阻止法国人侵略的脚步，更无法挽回越南风云飘摇的局势，越南王室“战则用之，不战弃之”的态度让黑旗军的处境日益艰难。

既然十五年前能够选择“出关”，那么十五年后，“入关”，未尝不能闯出一番天地——险中求存，对刘永福而言，已成为一种本能。

“父帅！”刘成良低声唤道，将刘永福从沉思中拉回。

“嗯！”行军中的刘永福话不多，简简单单的一声回应，却清楚明白的告诉刘成良，队伍继续前行、原定计划不变，天黑前必须赶到边境重镇芒街。刘成良一拱手，多年征战的经验让他明白，以不变应万变，是目下最好的选择——不论是越南的探子还是法国人派来的刺客，根本别想在二百名久经沙场的黑旗军战士身上占到便宜。

雨还在下，脚下的路也变得泥泞起来。刘永福走在骡队最后，这是他多年征战养成的习惯——与很多清军主将为了方便逃跑而断后不同的是，刘永福断后，是为了更好的指挥部众、震慑全军，也断去怯战者逃亡的想念。

“哒哒哒！”后方响起了马蹄声，刘成良和几名探子立刻向两翼散去，借着林木的掩护“哗啦啦”架起长枪，黑洞洞的枪管对准了蹄声渐响的方向。

“吁！”战马长嘶，一道人影轻盈的从马背上跃下，高呼：“大帅、成良，是我！”

“凤珠！”刘成良箭步上前，一把扯住马缰，奇道，“你怎么来了？”

阮凤珠摘下斗笠，伸手一甩被雨水打湿的大辫子，白了刘成良一眼，道：“只准你父子不辞而别，就不许我单骑截驾吗？”刘成良只觉耳根一热，正要开口，阮凤珠已从他身旁掠过，径直朝刘永福走去。

“公主。”刘永福一拱手，便再无多余的话。阮凤珠乃越南名臣之后，父兄皆在与法国人作战时殉国，嗣德王遂收其姐妹二人为义女。姐妹二人性情迥异，妹妹阮凤珠疾恶如仇，姐姐阮秀珠却是温婉贤淑，嫁北圻督统黄佐炎为妻。

阮凤珠曾多次为黑旗军通风报信，与刘永福及麾下诸将甚是熟谙，遂开门见山道：“大帅可曾记得吴源成此人？”

“吴源成……”刘永福一点头，已然料中阮凤珠来意。吴源成的父亲是越南人，母亲是法国人，曾先后三次前往保胜游说，均被刘永福严辞轰走，至今仍在为法国人效力。

阮凤珠道：“昨天一早，吴源成带着他的人离开了河内。连我都能追到你们的行踪，大帅以为，吴源成会放过这个大好的行刺机会吗？”

刘永福不动声色道：“公主如何得知我等行踪？”

面对眼前这位黑瘦深沉、令法国人闻风丧胆的三宣副提督，阮凤珠并不打算隐瞒什么，道：“现在整个北圻都在盛传大帅要带黑旗军离开越南，父王给了姐夫一道密旨，让他无论如何要把你留下。”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卷薄薄的文书，在刘永福眼前晃了晃，又道，“父王肯定不会只派姐夫一路人马行事，吴源成便是暗中的后手。”

刘永福想了想道：“明里放行，暗中留人，只怕不是越南王的本意——生者父母，敬孝伦常，我刘永福既然上路，又岂会半途折返？公主单骑示警，刘永福感激不尽，区区一个吴源成，不足为虑。”

阮凤珠深知刘永福的固执，便不再多说什么，旋又笑道：“我那姐夫丢了父王的密旨，定会带人连夜赶来，大帅可要加紧了哦！”

刘永福消瘦的面庞上泛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他与黄佐炎乃是至交，从追剿流寇黄崇英到联手抗法，十年间，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佐炎所部是北圻各路越军中唯一可堪与法军一战的队伍，也是黑旗军在越南最坚定的盟友。越南王派黄佐炎前来，与其说是“挽留”，不如说是护送刘永福归国——嗣德王虽然软弱，却还有几分自知之明，一旦刘永福在归国途中出事，黄守忠等黑旗军悍将在保胜山西等地作起乱来，小小的越南朝廷根本无法摆平，更何况还有法国人在一旁虎视眈眈！

阮凤珠话音才落，刘成良便是一声大喝：“父帅留神，林中有鬼！”





“唰！”星点寒光穿破细密的雨帘，直刺向刘永福！

“叮！”一记脆响，乌黑的三尺刀鞘挡下了突如其来的暗器。数道人影猛扑向林间，刘成良右手拔刀左手一抬，伴着袖箭破风的尖啸声，林中暴起一声闷响。

阮凤珠手持一对短刀护在刘永福身前——她是越南王的义女、北圻督统黄佐炎的小姨子，那些刺客投鼠忌器，决不敢伤害自己，也就无法伤到刘永福。

“虎！”刘永福高喝。喝声下，一道黑影自骡队前方卷至，一头栽进矮树丛中，紧接着便是几下骨裂脆响。不久，一坨圆滚滚的事物被甩出树丛，赫然便是一枚血淋淋的人头！那人头在地上滚了一阵，在刘永福跟前停下。

阮凤珠只觉得握刀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她头一次亲身经历杀戮，也是头一次看见阿虎杀敌——阿虎，便是曾经救过刘永福性命的那条四不像大黑犬。

当阮凤珠还在努力适应血腥气味的时候，战斗已经结束。刘成良提着滴血的长刀来到刘永福跟前，道：“父帅，一共四人，全都收拾了！”

“呼！”半人高的阿虎窜回到刘永福身边，全身黑毛倒立，血腥的味道让它很是亢奋。

刘永福拍了拍阿虎硕大的脑袋，从它口中取下一截竹筒状的事物放进怀里，用刀鞘在地面上用力划了几道，淡淡道：“这几个只是虾兵蟹将，按老规矩，把战场收拾了！”

“喳！”刘成良领命而去。刘永福又转向阮凤珠，道：“公主，前路危险，请回吧！”

阮凤珠道：“大帅，刺客绝不止一拨，芒街鱼龙混杂……”

“公主！”刘永福打断了她，沉声道，“是否要我让成良率一百人护送你回去？”说完，将阮凤珠扔在原地，转身随骡队继续前行。

刘成良牵着马来到阮凤珠身旁，道：“你别在意，父帅就这脾气，他是不想让你犯险。”

阮凤珠一把夺过缰绳，道：“那你呢，你就舍得把我一个人丢下？”

刘成良顿时语塞，对这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率性刚烈的越南公主，刘成良并非没有好感，却因二人身份地位悬殊，一直未敢有非分之想，而今